

· 中 · 国 · 文 · 学 · 获 · 奖 · 作 · 家 · 丛 · 书 ·



旋转的世界

迷光 著

图书馆

三联书店

004879

I247.7

173

旋转的世界

陈继光 著



女子学院 0053402

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旋 转 的 世 界

陈 继 光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3插页 202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7,000册

书号: 10355·110

定价: 1.60元



作者像

目 录

旋转的世界.....	1
两颗行星.....	30
醉 车.....	39
绿 灯.....	55
蝴蝶飞去.....	65
燕子来时.....	69
1001公里.....	80
轨 迹	145
向着生活微笑	226
后 记.....	285

旋转的世界

引 言

数百只车轮敲击着钢轨，播响着人间的地鼓，火车在大地上旋转

现代化的巨型客机，昂首腾空，象一把划破天庭的飞剑，在空中旋转

地球在绕着太阳旋转

天体的星河在宇宙间旋转

天上、人间都在旋转

人世间的真理呢？

——是个旋转的螺旋体

人的认识呢？

——螺旋式上升

于是，让我们的思维，随着主人公一起，在空中与大地上旋转……

四位主人公的特写镜头

列车呼啸着迎面开来，大地微微撼动，一刹那，车头仿佛

泰山压顶般地朝你冲来……驾驶室内，一个老司机衔着烟斗，正襟端坐，他就是龙乾坤，已经当了几十年火车司机。

他已经五十四岁了，身体还相当壮健，但是，按火车司机的年龄限制规定，他当司机的年月却是不多了。更让他不自在的是，四年前开始换车，蒸汽机车改为内燃机车。速度快了，体力劳动的强度减轻了，但缺少了那种叱咤风云的气概。过去驾驶蒸汽机车，大口吐着烟，大声呼着气，拔地如云地呼啸着，地动山摇地奔驰着，一步一声雷地轰鸣着，火车司机坐在奔腾的车头上，宛如骑兵指挥员，跃马金刀，千里驰骋。如今这内燃机车的驾驶室，与轮船、飞机的驾驶室模样差不多，当然既不及万吨巨轮驾驶舱那么宽敞，也不及巨型客机驾驶舱那么现代化。能聊以自慰的是，它们都不象火车这样在大地上奔腾，使他可以随时随地得到铁道两旁的人们投来的钦佩一瞥。

让他不自在的事，确还不少。他感到不仅年龄变了，车变了，连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开始变了。他妻子曾给他一个“封号”：一家之主。但是，近几年来，尤其是他的儿子娶了媳妇以后，到底谁是一家之主，却实在有些说不清了。似乎生活的列车，在不知什么时刻，已经驰向了一条有些陌生的新轨道。

这时，他从胸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挂表——这是一只老怀表了，每天要慢十五秒。他用惯了，也不想调换。他凝视了一会儿，脸上顿然浮起一股激动的神情，探头窗外，眺望着车头上方的高空，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在万仞高空，在波音 707 巨型客机驾驶舱内，坐着一位仪表堂堂的机长，他就是龙乾坤的儿子龙星云，三十四岁。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男性美。身材伟岸，风度潇洒。他有一

种丰采，有一种力度，有一种风貌堂堂的气概。

他与新中国一起诞生，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真诚的少年；从十七岁起，进入十年动乱时期，他也经过了先是狂热后是沉思的青年时代。二十一岁那年，他考入了航空学校，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以后又转业到民航局。

他欣赏培根的比喻：“世界在比例上赶不上心灵那样广阔”。他赞同康德的做法：当坐上饭桌时，就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饌佳肴，无论做什么事他都饶有兴味。以至，他连驾驶飞机时的动作，也讲究一种美的形象。我们要追求的不就是一个美的世界吗？

他并不以为信奉这些名人的观点，就与遵循马列主义有背——马列主义不就是吸收了全人类创造的知识吗？人类的进步，难道不是与眼界的开阔成正比的吗？

现代化的交通，是开阔人们眼界的工具。此刻，连他的母亲，一个活了大半辈子从未离开过出生城市的人，也乘坐在这趟班机上……

一个穿着朴素的妇女，坐在波音707大型客机的前舱内。她那简朴的服装和极其普通的外貌，与前舱中其他的旅客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就是龙星云的母亲黄春秋。她与老伴儿龙乾坤同岁。

她是家禽饲养场的饲养员。她培育饲养的鸡种，肉嫩、味鲜、蛋大，营养价值特高。这两年，黄春秋终于因为良种鸡的名气出了名。此刻，她就被国外的一些家禽饲养场主簇拥在波音707的前舱内。她的老伴儿龙乾坤在出乘前，就曾跟她打趣地说：“你是鸡毛飞上天了。”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愉快地飘然上天。

她以一种亲切的感情想到她的儿媳。她的儿媳是个翻译，见多识广。一次儿媳对她说，生命的基因是蛋白质，人们食用了营养价值高的良种鸡与鸡蛋，将会促进脑髓的发达。她听了眼睛一亮，仿佛心里点起了一盏灯。

记得，从她儿媳进门以后，她就听到了不少新名词，什么“家庭淡化”啊，“人的异化”啊，“存在主义”啊，“黑色幽默”啊……开始她几乎当成是来自外星球的名词，离他们很遥远；后来，当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庭现代化的装置一个个增添后，她才觉得，不少原来适应的东西，不适应了，原来感到遥远、陌生的东西，竟也渐渐习以为常了。但当她听到儿子与儿媳在议论什么“现代化与家庭淡化”时，她仍隐隐地感到担心，尤其是她看到他们结婚快二年了，还不想生下个“龙子”、“龙孙”，心里就有些不快。前不久，当她郑重向他们谈起此事时，儿媳居然说：

“您啊，只知道培育家禽的良种，却不关心培育后代的良种，我们在选择一个最佳生育时期呢……”

她感到，这个儿媳，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们这个家庭的一根转动的车轴。

想到这些，又使她感到有些不快了。她就在这愉快与不愉快之间，翱翔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特快列车的软席车厢内，坐着翻译夏慧华。在外宾的眼中，她简直就是最具东方美的典型女性。她那乌黑的髻髻，容光焕发的脸庞，迸射出一种青春的光彩。她今年二十九岁，博学多才，正当美的盛年。

不过，生活总不会很圆满的。龙乾坤与黄春秋听这位儿媳谈古说今，仿佛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但也有些莫名的感觉：她是不是知道得太多了。

她与婆婆黄春秋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谈世界上鸡的品种有二千三百余种，她还建议婆婆引进凤尾鸡，把改良的步伐再跨得大一些，培育出一种既肉嫩、味鲜、蛋大、营养价值高，又外形美观的良种。婆婆很有兴趣地听着，事后又想：这个儿媳啊，她总是不满足。

她与公公龙乾坤从瓦特的蒸汽机一直谈到磁悬浮列车。如果未来的交通工具采用这样的列车，那么，从上海到北京一千四百余公里的路程，只要十九秒钟！我们的世界将会转得更加快速。龙乾坤在新奇中又觉得有些不快。因为她不去赞美与他的生命在一起转动了几十年的“钢铁伙伴”，却去赞美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无形中刺伤了他的自豪感。

她与龙星云更是无所不谈，常常象开家庭学术讨论会。

总之，她与“女子无才便是德”那种陈腐的概念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了；与“五四”时期那样的新的女性也相去甚远，她已是原子时代的女儿了。

于是，我们看到：在儿子驾驶的飞机上，乘着他的母亲，在父亲操纵的列车上，乘着他的儿媳。他们驾驶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又带着他们一起，在天上、地下旋转……

烟斗的联想与西装的风浪

列车在江南铁道线上轻快地奔驰着。

龙乾坤衔着烟斗，袅袅轻烟在头部缭绕，司机室内弥漫着一股烟味。他轻磕烟斗，发出一种琅琅的金玉相扣声。这只烟斗，是他的心爱珍品：不仅外形美观别致，而且还有一种天然的槟榔香味，即使装上普通的烟丝，也可以得到上等的烟味。这烟斗成了他行车时须臾不可离身的一宝。烟斗上有一道道螺旋纹的筋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纹脉与海天一色，呈透明状的淡蓝色。天气转阴，纹脉就呈银白色。在天穹浓云密锁的时候，纹脉就变成绛紫色。风飘万丝，阴雨绵绵时，纹脉就变幻成铁灰色。一旦风狂雨猛，纹脉就显示浓黑色。黑色愈浓，风暴雨势愈是猛烈。到纹脉转成金黑色，那是预示着顷刻之间，就有一场风速每秒在三十六米、降雨量在二百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风雨来临……

这个“风雨烟斗”，是借鉴英国海军的两位光学家尼格莱蒂和威伯拉利用化学物质能根据风向与空中电压变换色彩的原理发明的风暴镜、改造制作而成的一个兼有装饰和实用两种价值的杰作。

据说，这种烟斗，是专门为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家，极地的探险家，登山运动员，飞行、航海、火车的驾驶员，转战千里的指挥官，与天际罡风搏斗的宇航员们设计的。他们可以用这种烟斗，吞云吐雾，也可以用这种烟斗，观测天气的变幻。

这只烟斗，是他的儿媳在国外访问时给他带来的礼物。

夏慧华曾给他带来了三件礼物：“风雨烟斗”、自动打火机，还有一身西装。

龙乾坤对这三件礼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烟斗一直带在身边，衔在嘴里，打火机一直藏在抽屉里，冷落一边——说得准确些，只是儿媳在场时，他才取出一用，以不拂夏慧华的一

番心意。在车头上，他还是始终爱用火柴。有一次龙星云问：

“爸爸，用打火机不是很灵便吗？”

“是的。”

“您怎么还用火柴呢？”

“火柴有火柴的好处。”

龙星云眼里闪出一种疑问的目光。

龙乾坤看到这种目光，很有些伤心：儿子没有拉过汽门，开过火车，哪里会理解啊！每当龙乾坤在顶头风的劲吹下，想吸烟时，他就取出火柴，一抖手臂，用力划燃，用左手五指围成一个半月形护套，还故意欣赏一会火柴的燃烧，看那一缕小小的火苗，在狂风中自信地抖动，然后才从容地点燃烟斗。在这过程中，他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得胜感、自豪感——燃亮了一种精神，吞吐了一股豪气。

谁说他龙乾坤思想不活跃呢？他无形中也在用儿媳夏慧华那种浮想联翩的思维方式思维着：用几千年前燧人氏钻木取火时已发明的古代文明的火苗，燃起我国中州地区出产的烟丝，衔着国外最现代化的烟斗，吸进一口口芸香扑鼻的板烟——这真是古今中外，一体贯通。他把这叫做一斗烟中的美妙世界。

人世间许多事，如果你去仔细想一想，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立体的、多极的、复杂的、链式的组合。用我国的一句通俗话说来，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烟斗可以珍爱，打火机可以冷落，对于那身西装，龙乾坤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

龙乾坤接过西装时，儿子与儿媳曾相视一笑，那是一种善意的微笑，否则，他甚至会当场扔还这身西装。

西装压在箱底了。一压就是两年。前两天，不知什么缘故，是

多喝了几杯酒？是得到了老伴儿黄春秋上北京去给一些外国养鸡专家上课的消息？还是看到电视中，我国领导人也穿起了西装，很有点示范的样子？反正，龙乾坤终于打开了这只樟木箱。

箱子里的服装，也象他们那样上了年纪。有他小时候的对襟衫，有中式小长袍，看到这些古式的小人儿衣衫，真使他哑然失笑：老伴儿啊，这些衣服藏着还有什么用呢？难道留给星云的孩子，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箱子里，还有解放前后的中山装，列宁装。最后，压在箱底的那身西装被他翻出来了。

崭新笔挺的藏青色格子条纹西装，手感很柔软，他的手掌长了些老茧，摩挲上去，发出沙沙声，有种异样的感觉。他看了看卧室的门，门虚掩着。他捧着这身西装，来到大衣柜前，抖开衣服，象小孩子试新衣那样，穿着起来，然后，站到镜子前——他看到了一个陌生人。

这人显得年轻了，精神了，衔着一只烟斗，别有一种风度。他朝前走了两步，又后退了两步，步履似乎也轻快了。他左顾，他右盼，正身、侧身、背影，全方位地自我欣赏了一会儿。他反背着双手，俨然带着一点学者风度，审视镜中的自我，形象确乎要比原来挺拔……

他听到背后有人迟疑地问道：

“同志（志字只吐出了半个音）……先生，您找谁？……”这是老伴儿的声音。

开始，他感到有些局促，以至脸都红了。只是一刹那，一个狡黠的念头浮了上来。他并不回头，故意改变嗓音：

“找龙乾坤同志……”

“噢，您找老龙啊，请等一下。”

黄春秋跨出门槛，喊道，“老龙，有人找你——”

“我在这里啊！”龙乾坤用本嗓在屋内回答。

黄春秋回进屋内，一时变成了化石。

龙乾坤以为老伴儿见了他这般模样，会见怪，会数落他几句，却没想到，她眼里反而流露出了欣赏的神情。看来他着西服的姿态，肯定在黄春秋的脑海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这时，外间的会客室内，传来了小夫妻俩的对话。

夏慧华：“你看，我们的总书记也穿着西装呢！……”

龙星云：“你注意到没有，赵总理在欢迎国宾的仪式上也穿着西装……”

电视中正播放这样的镜头，小夫妻俩边看边议论着。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说得这样响呢？

但是，龙乾坤踌躇了好一会儿，仍然把这身西装放进了樟木箱，只是放在最上面，而不是压箱底……

列车在毫不犹豫地一往直前。它不象龙乾坤在生活中那样，会进一步，退二步。我们的龙乾坤，在社会中，是个拉列车前进的好手，只是一旦涉及个人这个圈子时，又往往因多虑而举棋不定。他的儿子与儿媳就没有这样的脾性。今天，他们本来相约一家人在北京相会。——生活中的一次巧合，把他们父子两代人，旋转到另一个地点。儿子与儿媳是经常来北京的，他还是五十年代开群英会时去过一趟。岁月流逝，如今的北京非五十年代可比了。他的老伴儿黄春秋，可是第一次上北京啊！

他一挥手臂，划燃了火柴，将左手五指围成一个半月形护套，充满自豪地欣赏了一会儿燃烧的火焰，点燃烟斗，吸进一口板烟，他依稀觉得平时这一斗烟中的“美妙世界”，似乎有些不怎么完美，烟还是平时常吸的那种烟；烟斗，也还是那只“风雨烟斗”；列车，还是正点地在大地上奔驰；副司机也在

一旁认真地瞭望，无可挑剔……

他想了一会儿，噢，还是那身西装……

厨房的谈话与餐厅的沉思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天上飞的数斑鸠，地下走的数狗肉’，我以为，人间最鲜美的还是鸡肉。”

一位留着一撇仁丹胡子的日本外宾说。

“芥川君，我认为，还可以加上这么两句，‘人间鲜美数鸡肉，鸡肉鲜美数中国’。”

另一位脸色红润的日本养鸡专家说。说到“数中国”这三个字时，还颇有外交风度地微微朝黄春秋领首。

“嗨啾（是），嗨啾！”留仁丹胡子的芥川君频频点头。

黄春秋含笑地听着外宾谈话。她透过机舱的圆窗，看到飞机下是朵朵白云。以前是从地上仰视天上的云，如今是在飞机上低头看机身下的云，一刹那，她几乎忘了自己是在飞机上，还以为又回到了养鸡场，那朵朵白云，如同是白茸茸的一群雏鸡……

她虽然是第一次乘飞机，但也可以说是见过大世面的。这几年，她见的外宾也多了，一个禁锢的世界被喧嚷嚷地打开了，一个平静的世界不平静了。

她习惯于那种平静，平静得有些静谧；她习惯于那种从容，从容得有些安详。

自然界的规律，使她进入老年了。她不象龙乾坤那么烦躁。她以她那平静的态度来默默地接受年轮的雕刻。是的，老龙处处要显示出一种力与速度，大口喷烟，大声吼叫。他们俩

性格各异，正好是相反相成。

他是一条奔腾的大江。

她是一泓清澈的小溪。

水是那么清，清得可以看到河床中的五彩的鹅卵石，清得可以看到鱼儿怡然地游在水中……

以前他们的宅院旁就有这么条小河。龙乾坤跑车回来，可以吃到从田里刚刚摘来的新鲜蔬菜，还可以吃到一碗“呛虾”——这在江南的饭馆中是难得的名菜了。

她那良种鸡最早也是在这条小河边培育的。

龙乾坤上班后，她就坐到那架老式织布机前，耳朵里是织机单调的声音，梭子往复是那么迟缓。这时候，那群鸡就在屋外的田野里、小河边、竹林里，从容不迫地寻觅它们的美食。只有当火车从不远处隆隆开过时，她才停机片刻，钢铁的巨龙，暂时破坏了她的宁静，她并不嫌烦，也许正是他丈夫驾驶的列车呢。

就在五十年代初期，河对岸，建起了一座有一万余工人的纺织厂。用大型纺织机械织经编纬，需要大量纯净的水。渐渐地，这条清澈的河流，变成了一条污水道。鱼不见了，虾也匿迹了。连那些鸡仿佛也变得烦躁起来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家禽是异常敏感的动物啊。

她的那架织布机终于闲置了。从此，她开始思索着，大工业使他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消弭了什么，又增添了什么。

她想到了前不久那次与西方一个外交家的关于饮食的“厨房”谈话。

那位在国际上相当活跃的外交家毫不掩饰地说：

“在我们国家，再也吃不到这样美味的鸡了，——不可能！”

他说他们那里的养鸡场，都是用化学激素催肥，结果一只只鸡的确很肥硕，但却失去了鲜美的滋味。

这位饱尝世界各国珍馐美味的外交部长，回国前，还在机场餐厅特地点了“春秋鸡”。他让随行记者拍了照片。一幅是他手中抱着那只“春秋鸡”，一幅是他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春秋鸡”。从此，黄春秋与“春秋鸡”名扬海内外。

乘务员来送茶点了。这是个相当俏丽的姑娘，看来约二十多岁，加上一身航空服，装扮上显得很有些现代化。她神态优雅轻盈，笑容可掬，还会说点外语，彬彬有礼。头等舱内，总共不过坐十来个乘客，除黄春秋外，都是外宾。按顺序，该将茶点送给黄春秋了，可是，姑娘却将茶点送到她身旁的芥川君那里，连眼梢也未看她一眼。接着，又给其他几个外宾送。倒是芥川君有些过意不去，将面前的茶点让给黄春秋。正在他们推让的时候，姑娘才冷冷地将最后一只茶杯放到黄春秋身旁的茶几上。

“这姑娘长得真漂亮。”黄春秋想，几乎可以与她的儿媳媲美。姑娘冷待她，她却并不介意。从这一点上来讲，黄春秋要比这位航空小姐更有些时代感。

黄春秋喝了口红茶，目送着那位俏丽姑娘的背影离去。她并不曾想到，这个浅薄、势利的姑娘，正在千方百计想挤进他们的家庭中来。

她叫华西娜。她声称：找丈夫就要找龙星云这样的人。她毫不顾忌地对女伴们说：

“我愿意做龙星云的伴侣——如果他也这样认为……”